

資治通鑑補正

齊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七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高說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七

後列國唐天祐二十年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岐吳漢蜀凡五國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凡四鎮春二月晉王李存勗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

朝士族欲以為相相四鎮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

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瑱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錢鏐為吳越

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

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璿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

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

雖魚卵漿織悉收取斗升之通罪至鞭背每答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為數多少答已

次復唱而答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罰答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詔於國除人若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食用絀

布常膳惟簞漆器履帳壞文錦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

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飯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璿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

勳業志戊申英政錄宏傑字易撰家話做子惟演撰錢氏慶宗圖諸家王故事泰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

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他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戾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

從家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瑒牙將申蒙復從而問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

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寶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

輒為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瑒蒙復說繼韜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達亦勸繼韜自託於梁

繼韜乃使繼達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瑱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

後列國紀七

子為質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踰二紀也十二年為一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

捐館柩猶未葬而即君遂背君親吾甯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王以其驍將董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勳

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感負氣使酒繼勳特奇之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咸醉呼屠者使進

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

執繼勳惜其勇陰縱使亡去已復召置麾下契丹寇幽州晉王李存勖問帥於郭崇勳崇勳薦橫海節度使李存

審已卯從存審為盧龍節度使時存審已臥病辭不欲行晉王使人慰諭彊遣之遂興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

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晉王李存勖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

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以豆盧革為門

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勳張居翰為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

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為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盧質為道為翰林

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罷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為道為翰林

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相庸使宋白曰相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憲宗有直

聲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璿為舒州唐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官盧

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武節度

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衡之二盧質又辭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勳副之至自是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

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勳副之至自是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

親上崇勳惡其舊人位在己上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居

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勳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應為相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

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為支度務使故崇勳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唐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

賢不如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

色太后怵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於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唐以魏州為興

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為東京與唐府改元城為唐縣貴鄉為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

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侯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為

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都副留守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此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

舍為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盧革因進擬為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為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義國魯絳

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州宣相鄆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雲應新懷儒武忻代嶺石靈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鎮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

主王衍游浣花溪龍州綵舫十餘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晦冥有

白魚自江心躍出變為龍騰空而上是日溺死者數千人閏月唐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妣崔氏曰

昭烈皇后祖國昌曰獻祖文景皇帝祖妣秦氏曰文景皇后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

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唐廟四新廟三甲午契丹寇唐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

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存勖患之會梁鄆州將盧順密奔唐唐主乃與之謀取

鄆順密進言曰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留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顯守鄆州其守

兵不滿千人遂嚴顯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之言不可從也

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

自胡柳有度河之慙事見二百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民生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

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士雷道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取鄆州比及楊劉按九或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

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

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河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投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

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嚴顯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當判官趙鳳送興

唐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唐主妻聞鳳名以為扈鸞學士梁主瑱聞鄆州失

守大懼斬劉遂嚴嚴顯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宣化留後宣化軍於鄆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

趣令進戰故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

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

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

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順唐突作德突又作溫突唐溫義同也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

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吳王楊渾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待兩端將舟師備海而

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乃止梁主瑱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

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泚志大梁北至辛酉置酒大會時唐人以鐵鎖斷德

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各載治者具糒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會

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唐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

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補註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自明五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

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為名店所以置

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固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棧

之要人立寨守之大日機載兵械浮河東下助劉楊守備徙其歸糧新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

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

士卒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

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政臘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輒重覆嚴不可入

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彦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

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彦章詎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

令挑戰以綴之苟彦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

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魏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

詣唐主延光因言於唐主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從之遣崇韜將萬

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

日而工畢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

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唐唐主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

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繼敏驢唐主艤舟將渡繼索也整舟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馬家口

鄆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七月丁未唐主引

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趣楊劉甲寅唐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卽驛春秋晉宋曹衛同盟於清卽杜預注曰清卽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周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上流段凝聞清卽驛之敗以為唐兵已自濮陽縣東南此周古地名以名驛也

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乙卯蜀侍中魏王王宗伉卒蜀天富倉奏米皆化為小蟲蠶尾後如米

粒曳之而行戊午唐主存勳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連艦即列於河

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

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暈死者傷暑而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王彥

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暈死者傷暑而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王彥

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阻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以聞於梁主瑱南城之破彥章與凝各為投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墮彥章書而上已書故使者至軍中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以敗事梁主信讒反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唐主存勗至楊劉勞李周二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之弟唐主存勗之從姊婚也詣程訴之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團圓曰爾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團訴於唐主唐主怒曰朕誤相此癡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唐主唐主存勗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裴約獨能知順逆顧謂北都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吾不惜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卿為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甲戌唐主存勗自楊劉還興唐梁王瑱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王瑱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考異曰歐陽史以為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太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杜縠之安危也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捍禦北方段張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恐貽國家深憂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王皆不聽為段凝誤梁主戊子擬將金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

聚居之
地為名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邱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靈騎士及他兵合萬人也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

其軍 庚寅唐主存勳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戊戌梁康延孝

帥百餘騎奔唐唐主解所御錦袍王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唐主屏人問延孝以軍事對曰

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述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

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敘行伍以奉權貴

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童璋引陝號澤潞之兵

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格之兵自相衛邠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

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

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蜀王王衍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

雅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令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

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蜀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朱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

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

三閭圖陳三閭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潘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

蜀主以重陽宴羣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人有醉後而涕

泣者俗謂因諧笑而罷 唐王存勳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十六年置臨河縣新

即瀆淵瀆高祖諱更瀆為水臨河瀆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及郡置瀆西相南日

有寇掠瀆州之西相自德勝失利以來喪失糧數百萬祖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乏積

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

欲大舉數道北伐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以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

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

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

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

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

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

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

南山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嘗細詢康

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疑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

段凝自
酸棗決

河注鄆州以限謂我卒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繼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

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

城中空虛當必聞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然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

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

深入必無功唐主不聽梁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

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
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

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

敗其前鋒於渡坊鎮考異曰薛史作渡坊鎮今從寶錄獲將士三百人斬其首二百級彥章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密域在今治西

公鎮今從實錄

獲將士三百人斬其首二百級彥章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密城在今治西

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
平陸縣舊治殷密城在今治西

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鄭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汧上縣殷密城宋白續通典作殷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唐王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

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唐王存勖遣魏國夫人

自朝城行營
遣歸魏州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唐主存勗遣魏國夫人

劉氏皇子繼爰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

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東京為魏州興唐州壬申唐王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焚西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沒以李嗣源為前鋒甲

魏帝以東京為

壬申唐主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焚西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

戊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之破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

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

李紹奇即夏魯奇當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

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

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

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劉知俊自徐降梁自

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

初唐主方嗣位即與梁爭天下世號為勁敵而彥章獨心輕之嘗謂人曰李亞子關雞小兒耳何足

畏哉至是唐主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克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

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才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正天蒙梁恩位

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

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唐主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估烈乎我豈苟活者彥章素輕嗣源

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勳之力也邨從紹宏輩諸大老去矣唐主又

謂諸將曰卿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

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

然後觀變而動可以為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

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

即謂段凝所決護駕河

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

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

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主發中

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

唐主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

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

彥章武人不知書嘗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

天性也丁丑唐王至曹州

九州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

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瑱以彥章就擒唐軍長

驅且至者梁王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已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

僮奴呼主之

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為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

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王相向慟哭梁王遣張嬖倫馳騎召疑重

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

類頗復恨水不能佳等或中均有空鷄軍數千未挂青巾之曰戎梁主不從今月村世三寶鼎乃一戎梁主自刀至

多行不貳言此城不才竈區蕞一介王言島之出單將王不從命降奎丹王璿馬守人乘城備祿

兩州會見侯王衆友詔金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

並幽於第友自見上卷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曰友諒

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

野服齋蠟詔趣段凝軍蠟詔猶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既辭旨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

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才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今危窘之祭望其臨幾

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疑聞彗章軍敗其膽之破安知能終為天下盡知乎道微曰事勢如此一上則妻妾并采

梁主乃止復召宰目某之節玉青自衆專國齊作奉公予國維梁主自入山國之於梁主口即言

一、不登其言。二、真其言。三、作厚其言。四、以無國業。五、主今日國不敢愛寶。但如銀此策竟可。否

王伯首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縋頸而笑客主日夜凍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

迎唐軍兵伐虜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

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首言迎降而自首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

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劉梁主持之曰與

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望之失但寵信趙張史弼或逼疏爭攸李書至敬翔李振皆

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己卯且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邱門在西

宣陽門為舍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唐主入自梁

門梁門大梁城西北第一門梁東曰陳橋門次日封邱門年改為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為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唐主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唐

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唐主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

獻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被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祖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欲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

入朝矣梁以李振為崇政翔數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梁建國

門乎乃縊而死唐辰梁官復待罪於朝堂唐主宣赦救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之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置

之貨昭圖復名梁昭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元年辛巳唐主命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

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

其眾五萬至封邱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唐主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

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斲其面抉其心丙戌唐主敗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珪為萊州司戶蕭頃

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魏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

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

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萬觀年人萬年屬京兆府唐為赤朝封教仕唐武宣

尚書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王龜唐咸通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趙鶴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

等竊弄威福殘虐羣生不可不誅唐主下詔故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刺

阿撥奔梁見二百卷貞明四年宜與嚴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

初唐武帝臨薨以三天付唐主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失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我志死無恨矣唐主藏三天於太廟及討劉仁恭命幕友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獻納矢於太廟後伐契丹及是滅梁皆如之唐主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箭前鏤也射唐主中馬鞍唐主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唐主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唐主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勣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稱入朝或上表待罪唐主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唐主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唐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勣守侍中領成德崇勣權兼內外謀敵相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榮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唐主存勗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入朝於唐復金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唐主存勗命其子繼岌弟存紀等兄事之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都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鎮州為北都魏州為東京唐主存勗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馬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唐主見希範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唐主大悅荆南節度使高繼昌聞唐主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諱國昌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也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唐主存勗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

曰公前沮吾計

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

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寬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

書於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馬官者徐知

誥以吳王溥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邱因代為壽州團練使霍邱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名因伐泰章以泰章為饒州刺史

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

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

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開平二年今日當貴

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彗星見興鬼長丈餘興鬼五星天監言國有大災蜀王王行詔

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玉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

回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

雲黎州卒於道唐郭崇勳上言河南節度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唐主存勗始降制

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甯節度使唐主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

唐主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或為諸優扶欄搭曾不知怪一日登場自

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雇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

主悅厚賜之唐主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中年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

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供

賦稅何不飢汝縣民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

惡犬新磨出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噉人唐王家世更狄夷狄世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

唐主大怒響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唐主大驚問其故曰對陛下時

國改元同光天下皆為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唐主大發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無不

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害政害人者景進史彥瑑郭高

三人為最而進尤用事進好采間閭鄙細事聞於唐主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屈左右問

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于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謙常以兄事之敬新磨雖以妖諧得幸不聞其有他過

也壬寅岐王李茂貞遣使殺書質唐主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季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

於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唐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唐主存勗與之宴寵錫無算 唐張全義請唐主遷都洛陽從之

曰賈錄甲辰議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為東京洛京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

梁廢梁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

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唐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

命繼歲兄事之 唐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唐廢北都復為成德軍以太原為北都 是年四

州建 唐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齋金帛賂劉夫

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 事見二百六十七 其非與朱溫相埒

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唐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

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俸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牙將軍以下今樞密院准此 朝會之序武官班從之

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紀南郭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 事見二百七十一 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唐主存勗亟幸洛陽

謁廟畢 唐東京亦有太廟故 即紀南郭從之 丙辰唐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仍名汴州詔更宋州宣武軍為

歸德軍謂李紹安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還鎮尋卒 唐主存勗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唐議者以郭崇韜勳臣

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朝名臣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有

文宣為相崇勳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允廉潔方正自梁末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

三人皆仕梁廷珪琪為太祖母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巨盧革薦禮部侍郎掌說諸練朝章丁巳唐主存勳以光允為中書侍郎

與說竝同平章事光允光達之弟趙光達見二百六十卷梁開元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韓逢唐會昌間有文聲光允性輕率喜自矜

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達自梁朝罷相梁貞明元年趙光達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允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達署其戶曰

請不言中書事唐相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說專相庸使司事務也言於郭崇勳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

非張公不可崇勳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巨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

望己未唐以張金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唐主存勳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

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

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辛酉唐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三年改

相壬申唐以汴州宮苑為行宮唐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

達軍帝既滅梁時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庚辰唐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

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救庫所藏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李繼韜

聞唐主存勳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

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主上

於公季父也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遣伶宦

官爭為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為奸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唐主泣請其死以其先人為言